

TATAMAO
塔塔猫★著

爱的牌团 MAGI 魔术团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爱的牌LVE MAGI魔术团



TATAMAO
塔塔猫★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的金牌魔术团 / 塔塔猫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 11
ISBN 978-7-5104-2297-3

I. ①爱… II. ①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0587 号

爱的金牌魔术团

作 者: 塔塔猫

责任编辑: 郭琳媛 董晓琼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60×960 1/16

字 数: 212 千字 印张: 15

版 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2297-3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异国的街道，熙熙攘攘的路人中，一位身形修长的少年戴着一顶卡其色的帽子，浅金色的发丝露出来，漂亮好看的黑瞳死死地盯着墙体广告里的脸庞，紧紧抿起的嘴角忽而向上扬起，笑着对着广告做了个枪的手势。

好戏，开锣了！

目录

CONTENTS



- ★ 楔子 001
- ★ Chapter 01 绑缚,命运的绳索 003
- ★ Chapter 02 奇幻,迷离仲夏夜 021
- ★ Chapter 03 求生,蹦极塔惊魂 039
- ★ Chapter 04 捷径,完美的道具 059
- ★ Chapter 05 隐身术,井云颂的反击 095
- ★ Chapter 06 觉醒,梦想的天性 105
- ★ Chapter 07 诞生,全新的幻镜 123
- ★ Chapter 08 猝睡症,魔术师的悲哀 143
- ★ Chapter 09 Hades,新的麻烦又来了 159
- ★ Chapter 10 反转,葛尼尔回归 179
- ★ Chapter 11 惊心动魄,最后的演出 197
- ★ 尾声 233

楔子

“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，也是在这个庆典上获得最佳新人奖的第一位华人魔术师——元野谅先生！”

台下，震耳欲聋的掌声响起，铺天盖地的闪光灯亮起。

穿着黑色衬衫的高大男子，神情从容地从后排座位起身，一路走下铺着金色地毯的长阶，备受瞩目地登上最中央的舞台。

这是每三年一度的“纽易斯 Q 蓝”魔术庆典，传说中魔术界的奥斯卡金像奖，但凡魔术师，都以能登上这个舞台而倍感荣幸，并为此终生奋斗不息。

而今天，在德国柏林举办的“纽易斯 Q 蓝”魔术庆典上，却传来了让国人振奋的好消息！

元野谅，这位仅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魔术师，以其俊朗的外形被粉丝封为最具明星脸的魔术师，而他充满危险性的高危魔术则充分刺激了人们的感官，也让“纽易斯 Q 蓝”的评委们惊讶不已。他以 Zero 命名他的魔术团队，喻意好的魔术像数字零一样可以衍生出任何梦想与希望。

“元先生，请问你接下来有什么表演计划吗？会不会举办一场庆祝获奖的演出？”颁奖嘉宾说出了每个人心中的疑问。

元野谅优雅地浅笑，高举奖杯，用振奋人心的口吻宣布：“敬请期待我的全国巡演！那将是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！”

镜头下，那张年轻英俊又充满自信的脸庞，被定格成平面的图画，悬挂在繁华街区的墙体广告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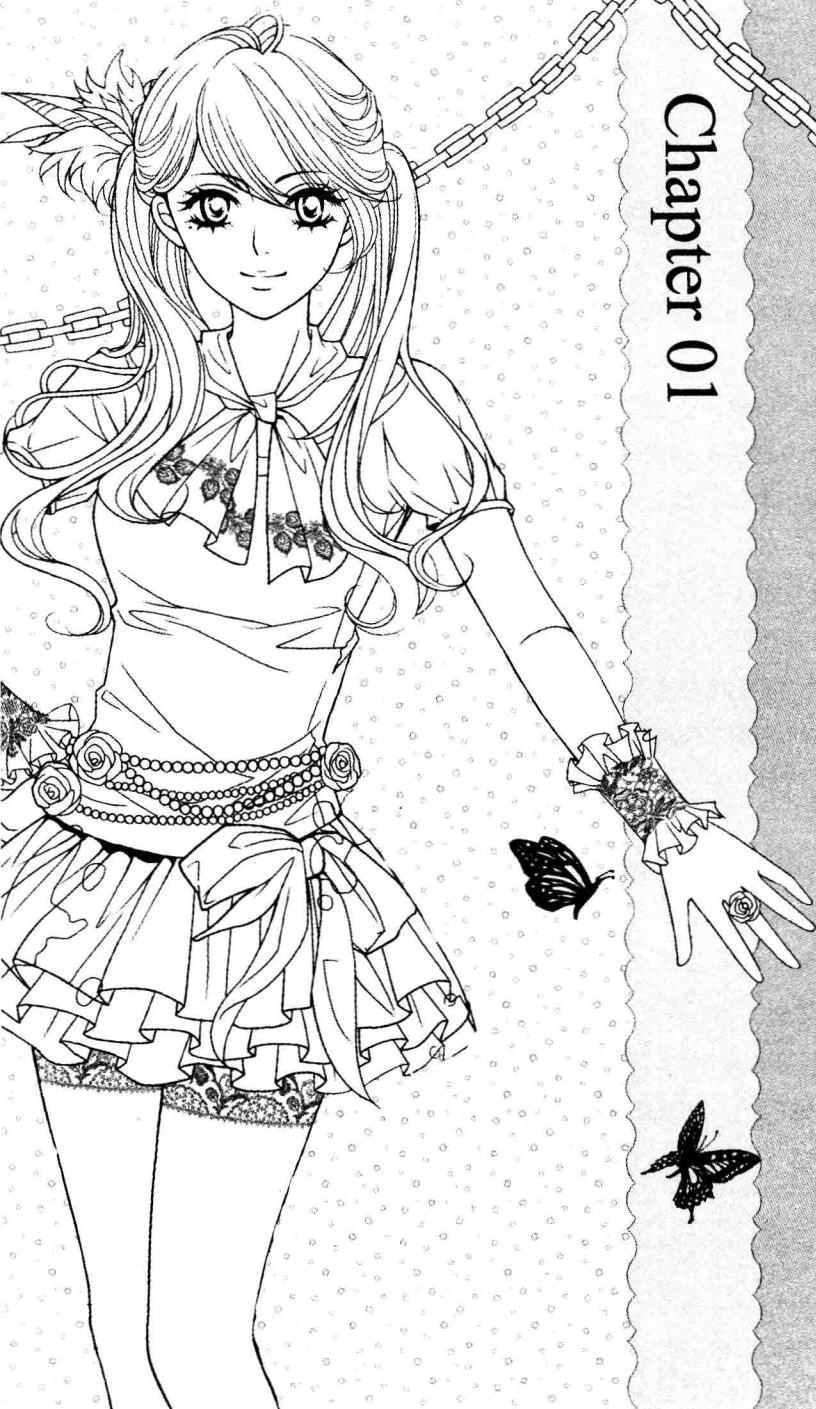


异国的街道，熙熙攘攘的路人中，一位身形修长的少年戴着一顶卡其色的帽子，浅金色的发丝露出来，漂亮好看的黑瞳死死地盯着墙体广告里的脸庞，紧紧抿起的嘴角忽而向上扬起，笑着对着广告做了个枪的手势。

好戏，开锣了！

绑缚，
命运的绳索

Chapter 01





(1)

窗檐上的玻璃风铃随着清晨的风串串叮当，时不时闪过一抹动人的琉璃光泽。

视线仿佛是广角镜头，虚幻而朦胧的雾气中，一架白色的钢琴上放置着跟窗帘一样纯净透明的花瓶。细长的瓶颈上插着一束似乎是刚从花园里剪下的香槟玫瑰，柔软的奶白色花瓣上还沾着新鲜的晨露，颤巍巍地绽放着羞涩的明媚。

修长的手指与短胖的手指交错在黑白琴键上，欢快的心情从彼此的指尖，随着轻盈悦耳的钢琴曲流泻而出。偶尔，风铃清脆的声响穿插进钢琴曲，并排弹奏的手指会同时停顿，幸福画面中的两人相视一笑。

画面，在此刻定格，缩影成一张扁薄的照片，压在冰冷的玻璃相框内。日复一日，维持着那一瞬间的幸福，却在时光里被蒙上了灰尘，寂寞无比地摆放在床头。

回忆有时之所以美丽，不是因为当时有多幸福，而是因为现在没有了，如同那个同样消失不见的人一般。

丁零……丁零……丁零……

单人床、写字台、收缩衣架……小得可怜的房间里，不计其数的闹钟制造出震耳欲聋的噪音，床上的人却充耳不闻，依旧抱着香蕉枕睡得昏天暗地。

咚咚作响的砸门声，正在讲述一个在凌晨五点被吵醒的人，有多么地愤怒与绝望。

“米蓝！米蓝！”



陈颖莲顶着被过期药水烫坏的爆炸头，气急败坏地拍着可怜的木制门：“死丫头，再不把那 39 只闹钟给我人道毁灭，我就把这间屋子改造成公共厕所！”

话气里夹带着口水，喷溅着那扇可怜兮兮的木门。门框顶部的蜘蛛网上，一只红斑蜘蛛顺着丝想下来觅食，却被门的振动惊了魂，逃跑似的弹回网上。

陈颖莲又是一番怒骂，见门还是纹丝不动，不禁血气上涌，随后抡起靠墙的一把铁锤，提一股劲儿到丹田，眼见就要朝那扇不断有噪音涌出的木门砸去……

“表姐，那是我们家的门耶。”一个声音不疾不徐地从后面响起。

夏果梳着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麻花辫，穿着黑色的阿婆睡衣，趿着宽大的塑料拖鞋，吧嗒吧嗒地走到正以挥锤动作定格的陈颖莲面前。她眯着半醒的眼，伸手在口袋里掏了半天，然后取出一串钥匙，在她面前晃了晃。

“你有钥匙？为什么不早说？”陈颖莲尖着嗓子，有些变调地喊着。举重物让她的声带有了轻微的改变。

夏果一边把钥匙插进锁眼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没问。”

开了门，她轻车熟路地先沿着墙边按下了一圈闹钟的按钮，然后走向床边，把当被子铺在某人身上的十几个闹钟关掉，再弯下腰，掏出散落在床底的漏网之鱼。当把这些杂音一一消除后，她拍拍身上的灰尘，坐到了床边，端视着依旧熟睡的某人，沉默不语。

“你连每个闹钟放在什么地方都知道？”陈颖莲看着一地的闹钟，有些发怵地问自己那个性格有些乖僻的表妹。

“我能看到更多东西。”说话间，她抬头望着天花板，那阴恻的眼神，还真不辜负“明峻商大灵异少女”的称号。

“真是要疯了！要不是为了让你适应新校环境，也不会引狼入室招来这么个人！这个叫米蓝的，精打细算得好像脑袋里长着四五个算盘似的，帮我换煤气抵水费，帮我修电脑抵电费，帮我烧上几顿饭又缠着我减房租……最要命的是，她隔三差五，不是半夜就是凌晨，要上演 39 只闹钟交



响曲（交替着循环响的叫醒曲），害得邻居天天到街道居委会告状！稍白痴点儿的人还往环境署发噪音投诉……表妹，拜托你啦，跟她讲，快点儿另找房子住。我被她害得更年期都提前到了，我才29岁……”陈颖莲机关枪似的抱怨一通后，便扭着曲线不甚分明的腰身，气呼呼地离去。

另找房子住？怎么可能！这种水电全免，偶尔还能蹭顿饭的超便宜住房，某人就是被打死了，也不会另找房子住的。

“表姐，呃……你还是节哀吧。”至少在发财之前，某人是绝对不会搬走的。

夏果望向睡得正香甜的脸，眼神陡然一转，落到床头那只棕绿色的方形钱包上。半晌，她讷讷地开口：“蓝蓝，借我五百块钱。”

熟睡的人嚅唛了一声，眉头开始皱了起来。

“你不说话就当愿意了，我自己拿好了，你慢慢睡。”夏果伸手拿起那只钱包，刚要打开，就被一只手横夺过去。米蓝连眼睛都没有睁开，双手却能将钱包扣得死紧。

夏果也不多说话，就是死命地扯着钱包，直到将米蓝的半个身子都拽了起来，后者才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将有些危险因子的黑眸眯成细缝，声音像筛子里的细针般穿插下来——

“果子，你跟我借钱？开玩笑吗？我的利息超高哦……”

见她一脸完全清醒的模样，夏果诡异一笑，手一松，米蓝失重地向后一倒，后脑勺磕在床板上，低嗽了一声。

对惨叫声依旧充耳不闻，夏果拍拍手掌，淡淡地说：“醒了就起床，你赖很久了。”便起身走到桌子前，把上面凌乱堆放着的校服、书包一股脑儿地扔到床上。

“五点半到九点半，校书社整理新书架赚外快。九点三十五分，怪物史莱克的商史课连堂，不想毕业就可以不上。还有，你有两份学研报告没交，今天下午五点前，不交就要重修学分……”夏果顿了顿，拿起桌上两张打印好的报告，匆匆地瞥过一眼——文字专业性强，内容充实饱满，唯一的不足就是不像米蓝写的。



“八十元两份，我还价还到五十元，还是用K币支付的，随便盗个会员号就能赚大把的K币，现在的孩子们都富。”米蓝边打着校服的领带边说。

蹬上球鞋，她咬了一口昨晚剩下的面包，干巴巴地嚼着。她走到夏果身边，把那两份报告对折，往书包里一塞，又伸手在书包里掏掏摸摸，取出一只浅棕色的假发套递过去：“怪物的商史课跟我的兼职工作撞车了，我要去凯沃酒店，每小时三百块。”

“你没刷牙！”夏果抢过她的面包扔进垃圾筒，然后用小手指勾起那顶假发，嗅了一下，头缩得好远，捏着鼻子说：“你想让我扮你出席商史课，至少该有清洗假发套的诚意和觉悟！”

“哪个蠢蛋会去洗假发？”像洗假牙一样吗？太恶心了。

“当然是想让我帮忙代签到的米蓝……那个蠢蛋。”

“果子，跟我在一起是有好处的，你的嘴巴越来越毒了。”米蓝从一堆杂物里翻出一根绿色发圈，在手上缠了两道，一边将半长不短的自然卷发扎成马尾，一边拧巴着眉头道：“这颜色真恶心。”

“但是它便宜，不然，你用我的？”夏果指了指自己麻花辫上的粉红小猪。

“你饶了我吧！”粉红小猪比菠菜发圈还恶心。

马尾揪着髻，用黑色的发卡别住，刚好可以挡住发圈的颜色，她对着裂成两半的镜子露出满意的表情。错开的镜面里，她的面孔被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，左边的笑脸看起来世故圆滑，而右边的眉眼却淡淡地覆盖着一层冰雪。

一只手，搭上她的肩头……

回过头，是夏果那张表情永远很少的脸，和正在向外释放的幽灵电波：“蓝蓝，听我说，你房间里的风水不好，镜子烂，霉运来……”

(2)

镜子烂，霉运来……

大清早就被明峻商大最灵异的女生诅咒了，米蓝有点儿欲哭无泪。而



且，事实证明，夏果那张好的不灵、坏的不灵的乌鸦嘴，是有一定灵验度的。

结束了校书社的工作，她换上便装赶到下一个赚钱的地方。

凯沃酒店，是秋田市最豪华的酒店。

走进设计独特的双筒式水晶旋转门，便可以看见两侧那纯白色的背景墙。从大厅向两边蔓延的金色手扶台阶上，雕刻着叫不上名字的细致花骨，每一层台阶镜面般的光洁材料上，如蓝染般的抽象线纹，为雍容华丽的设计抹去一丝浮俗之感。

墙壁里的灯绘着佛座莲花的图案，沿着花的形状镂空，里面塞满了浸泡过印度香料的珠子，在释放出迷离香味的同时，莹莹柔柔地亮着。

而真正让人震撼不已的，是从顶部如瀑布般垂下的水晶幕帘，还记得那部叫《一帘幽梦》的电视剧吗？许多女生都喜欢那一串用水晶般的玻璃珠串出来的帘子，挂在房间里的某个角落里，仅仅是望着它那闪闪的光芒，也会觉得自己是童话里的公主。

但那到底是假珠子串出来的赝品，不如面前的这片巨大幕帘，上面串了近万颗水晶石，其价值不菲的程度，让人瞠目结舌。

而米蓝穿的狰狞兽人图案的灰蓝色棉T恤和挂着花里胡哨链子的及膝牛仔裤，无论是哪一样，都与富丽堂皇的酒店格格不入。

但白色棒球帽下的黑瞳，却没有丝毫的怯懦之色：“你好，我是米蓝……”

之前她在很多公司网站都留下了联系号码，这一次的兼职是凯沃酒店的公关部经理孙珍跟她联系的。只是在电话里，对方始终不肯透露有关工作内容的细节，在她再三确认不是色情及违法的工作后，决定先见面再说。

孙珍穿着一身灰色条纹套装，胸前挂着工作证，她一抬手，微笑着打断米蓝的话：“对不起，在你之前，我们已经确定了更适合的工作人选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米蓝看着孙珍习惯性的微笑，有些气结地问，“昨天晚上还跟我电话确认，为此，我还推掉了重要的事，现在却告诉我别人抢了我的菜？”

“你迟到了。”



“不可能，约的是九点半！”米蓝哗地亮出老古董般的旧手表，上面的指针刚好指在九点二十五的位置。

“你那难道是美国时间吗？”孙珍的眼角细细地弯了，细微的轻视之意不自觉地流露出来，她优雅地转过白细的手背，露出一款造型独特的金色Gucci手表，有些矫揉造作地晃着蓝宝石的表面和那枚有点儿刺眼的钻石。

“其实，会不会是你的表不准？”无视跟酒店装潢差不多奢华的手表，米蓝纠结的只是指针上显示的，比自己那只古董表快十五分钟的时差。

孙珍的脸颊抽搐了下，收敛笑意，换上一副冰冷的面孔，公式化地说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那份工作已经让别人做了，浪费了你的时间，我感到很抱歉。那么，请慢走。”

“孙经理……”米蓝突然转变了语调。

她深吸了口气，用气挤压着口腔内鼻后的软肉，瞬时微热的湿润裹住了她的眼眸，适时地抬头，让孙珍看见她眼中的泪光，再把脸别开，用一种很追忆的语调说：“路西法之所以会堕落，只是因为神没有抓住他的手而已。我答应过妈妈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，但现实却这么压迫我，难道，一定要我去……去靠身体赚钱吗？”

若隐若现的泪光，略带哽咽的声调，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表演，只需要有人来买账。

可惜……

“抱歉，我不是开救济院的。”孙珍完全不买账，而且她用一种“你就算是卖身赚钱也发不了家”的眼神，嘲笑地看了她一眼。

铁石心肠的花瓶！

米蓝在心里暗骂，突然，腹部一股急促的胀痛涌上来。

她咬着嘴唇，眼神焦急地找寻着貌似洗手间的地方，刚巧，看到一个长发女生从办公室里出来，冲里面的人喊了声“我去卫生间”，然后冲进了一扇门。

她也顾不得多想，跟着就冲了进去。

先前跑进来的女生站在洗手台前，对着镜子一边拨弄着头发，一边打



电话。两人的眼神在镜子里对视了几秒，米蓝便冲进隔间的门，开始处理突发状况。

而此时，隔着一层门板，外面那个女生讲电话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里：“……对哦，时薪三百，不知道做什么……有什么关系呢？什么？陪变态老头睡觉？吉尼，你不要吓我！凯沃这么大的酒店，应该不至于吧……我想，可能是一般人做不了的比较辛苦的工作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米蓝几乎可以确定，门板外的那个长发女生，就是孙珍口中所说的更适合的工作人选。

此刻，她是多么想冲出去，把对方绑起来丢进旁边隔间里，恨只恨，她腹痛如绞，两腿虚软。

而最严重的问题是，这里居然没有卫生纸！

这里可是酒店，又不是三流的饭馆，装修比她房间还漂亮的洗手间里居然没有卫生纸，顾客意见表在哪里？她要投诉！

“那个……”米蓝将门开了一道小小的缝，露出半张脸，向打电话的女生说，“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借我点儿手纸？”

可能是厕所女鬼借手纸的故事传得太泛滥了，那个女生在听到米蓝的声音后，明显受了惊吓，一张脸也刷的惨白下来，半天才恢复了血色。女生有些无措地摸了摸两边的口袋，然后摇了摇头，怯生生地说道：“我也没有，抱歉。”

米蓝关上门，狠狠撞了一下头，然后有些眼冒金星地把门重新敞了条缝，保持礼貌的笑容，向旁边的隔间呶了呶嘴，道：“能帮我看看旁边的隔间里有没有纸吗？这边可能是保洁大婶忘记放了。”

长发女生露出嫌弃的神情，但还是帮她从别的隔间里取了手纸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从隔间出来，米蓝打开水龙头，一边洗手，一边试图跟她搭讪，“对了，你刚从办公室出来，看见公关部的孙珍经理了吗？”

“孙经理？”长发女生有些好奇地反问，“你找她有什么事？”

见鱼上钩，米蓝继续说：“哦，她之前给我介绍了一份时薪很高的工作，让我每隔一周来找她。”



“每隔一周？”

“是啊，因为那位先生每隔一周才会有特殊需要，虽然伺候秃头、海腹、口臭，又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男人比较辛苦，但这种用身体赚的钱真的超好赚，光时薪就三百块……”她顿了顿，看着镜子里那张忽而苍白的脸，佯装不知地反问，“咦？你不舒服吗？脸怎么这么白啊？”

说完，她还抬起刚刚被凉水冲洗过的手，触碰那个女生的额头，后者本能地缩了缩，艰难地咽着口水，确认般问道：“你说的用身体赚钱是指？”

“你觉得呢？”米蓝摸着嘴唇，对着那张苍白的脸嫣然一笑。

(3)

鉴于某种天知道地知道，你不知道厕所墙板知道的原因，跟米蓝抢时薪三百肥差的竞争对手，神奇地人间蒸发了。

孙珍的脸色，由白变青，又藏了些赭色，精彩得很。

米蓝一句废话也没说，双手环在胸前，昂起尖细的下巴，拽拽地站在楼梯旁边，那架势摆明就是在讲：若你孙珍说了一句不合我心意的话，我就拔腿走人。

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那只名贵的限量 Gucci 表，早已过了交人的时间。孙珍长叹了口气，扯裂着干巴巴的笑容，上前一步，笑意又深了几分，一开口就套近乎：“蓝蓝啊……”

米蓝在心里吐了一通，伸手一挡，酷酷地说：“如果你是想说，让我来顶岗，没问题，我从不跟钱结仇……不过，根据坐地起价的原则，加一百好了。”

“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？哪有这种事？”明明是让人抢破头的肥差，现在还有人趁火打劫，这也太扯了吧。

米蓝轻蔑地看了一眼孙珍：“就是有这种事，快决定，我很忙的哦。”

“你……”孙珍语塞，又低头瞄了一眼表针，有点儿不死心地问，“五十？”



“抱歉，我不是开救济院的。”这世上最扬眉吐气的反击，就是把别人的讥讽一字不落地还回去。

望着孙珍气得有点儿变形，却又不得不妥协的脸，米蓝内心无比得意，此刻早已忘记了夏果那句如同厄运诅咒般的话“镜子烂，霉运来”。

不是不到，时候未到……

房间号 666，还不是一般的诡异，是夏果的 Style。

看着黑色镜面，镶着金色枫叶边的房号牌，米蓝的后颈子里莫名地就溜进一阵凉风，麻凉麻凉的。她有点儿发怵地转头望了一眼孙珍，后者早就被她气得没了表情，一张漂亮的脸蛋冷冷的。孙珍取出万能房卡，对着感应器刷了一下，那扇夹着黑胡桃色几何图纹的房门开了。

“进去吧，工作结束后，按下结束键并输入指定密码，你就可以结算工资了。”说话的同时，孙珍把一个小型的计时器开关打开，扔给米蓝。

“是当场结算吗？”

孙珍点头。

“是现金结算吗？”

仍旧只是点头，连半句话都懒得说。

“那……”米蓝瞄了一眼半敞开的房门，迟疑地问，“是色情服务吗？”

孙珍的眼中露出一丝嘲笑之意，她摆动着款款腰肢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句让人气结的话：“没有那种好事！”

在门口怵了一会儿，米蓝给自己鼓了鼓气，推门而入。

虽然是白天，但房间里的光线很暗，淡紫色的墙纸和奶金色的布置随处可见，后现代感极强的黑金属 CD 架镶嵌在墙壁内，有些狰狞的野性冲淡了过度奢靡的色彩主基调。

唱机里播放的 CD，用奇特的语言低喃着万种的异域风情。

“喂？有没有人啊？”她对着空气叫了声，但半天都没有回应，不禁觉得奇怪。

房间里没有人吗？

没人还开着 CD 唱机？